

走过四季：乘风破浪的“三农”面孔



新华社记者董峻、黄鑫

2020年注定在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。从春到秋、从南到北，疫情、洪涝、台风、病虫害……一场场灾害轮番袭来，人们一度担心，粮食够不够吃？菜价会不会涨？收入能不能增？

走过四季，乘风破浪。岁末回首，你会看到，那田野里一张张农人饱经风雨的面孔，映出了粮食“十七连丰”、主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喜悦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抓好农业生产，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。乡村振兴的道路上，亿万农民朋友正在奔向更好的日子！

【面孔1】“大葱哥”驰援武汉前后

今年春节，武汉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。河南省嵩县闫庄镇竹园沟村党支部书记朱德林总觉得该做点什么。村里盛产大葱，种植面积上百亩。他动了给武汉人民送大葱的念头。

春节期间，联系不到生产创葱机械的厂家。附近村民得知要给武汉送葱，300多位村民自发去拔葱。

朱德林回忆说，3天时间，村民在冰天雪地里拔了80亩地的10万斤葱。

怎么运到武汉？这又成了难题。不断有爱心人士帮忙，终于把大葱运到武汉。

朱德林由此获得了“大葱哥”的绰号。

四川、山东、湖南……各地农民纷纷自发给武汉送去一车车蔬菜、水果、肉类等农产品。

最近，朱德林的事业也有了起色。原本主要在本地卖葱的他，开始把闫庄大葱卖到外地。

上个月，他在洛阳推销大葱时被认人，不到3小时一车大葱就被抢光。各地朋友通过电话、网络抢购大葱。“卖得可快了”，他特别开心。

明年，朱德林希望带动更多农户种葱、打造品牌，把村里的大葱产业做大做强。

【面孔2】种地碰上“有生之年”

夏天，黑龙江连遭三次台风，辛宏军家的100多亩玉米成片“趴”在了地里。

家住兰西县兰西镇林盛村的辛宏军种了大半辈子地，没料到今年种的玉米碰到了最严重的倒伏。

“有生之年没遇到过。台风一过，苞米（玉米）刮倒了，地里头全是水。”

他本以为今年玉米将大幅减产，“一亩地能打个三四百斤就不错了”。

没想到，当地派来技术人员指导，他也积极补救，最后产量跟往年比没减多少。由于粮价提高，每亩地比往年还多卖了100多块钱。

今年，村里引进了辣白菜加工企业，满负荷生产可加工5000亩白菜。辛宏军打算明年种50亩白菜，进行轮作，提高收入。

对于来年，他希望“年头比今年好”，能有大型收割机帮忙收玉米，这样“种多少地都不犯愁了”。

【面孔3】种粮大户也要“乘风破浪”

和辛宏军一样，湖南省平江县的种粮大户唐发根也没想到，今年种水稻会这么难。

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导致种子肥料难买、地难下，他一度以为今年可能赶不及种水稻了。等到情况缓解，他赶紧买了5台抛秧机，用最快的速度插完了2800多亩早稻。

几个月后，待稻谷迎来收割时，当地又碰上了几十年难遇的持续阴雨天。

“连下了二十来天雨。”唐发根说，“即使把稻谷抢收上来，没有

新华社武汉12月25日电（记者黎昌政）

记者近日走进湖北省沙洋县李市镇光芒村，绿油油的蔬菜一眼望不到边，村党支部书记朱继平高兴地说：“今年行情好，藜蒿根批发价每斤2.7元左右，每亩地产量超过5000斤，除去成本，纯收入1万元以上。”

光芒村位于江汉平原北端，有5个村民小组，310户共1210人。村里人多地少，2014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共229人，是省级贫困村。

发展什么产业来摘掉“穷帽子”呢？2015年8月，国家统计局荆门调查队扶贫工作队进驻光芒村，与村“两委”班子一起“把脉问诊”。

光芒村土壤多沙蓬松，适合蔬菜生长，发展特色蔬菜藜蒿也许是条路子。扶贫工作队四处奔走，多方筹集120余万元帮扶资金，在80多亩地里建起70多个蔬菜大棚。但大棚种植投入多，藜蒿市场价格波动大，村民当时心里没有底，都不敢“吃螃蟹”。

“如果成功了，算是为大家探出路子，失败了也不要紧，可以再试种别的。”有蔬菜种植经验的朱继平站了出来，主动承包大棚，当年就获成功，每亩纯收入六七千元，而种地一般只有1000多元。

看到藜蒿种植效益好，村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。藜蒿种植规模不断扩大，今年全村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。为了进一步提高种植效益，光芒村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，统一品种、统一田间管理标准、设立农药残留检测室，打造“李噶市”蔬菜品牌。

见到记者，村民李运军围拢上来说：“我们村的蔬菜，在武汉、荆州、潜江、荆门等地很受欢迎。特别是藜蒿，细腻鲜嫩、清爽可口，只要说是‘李噶市’，保证会一抢而空。”

陈林华是光芒村4组贫困户，妻子常年生病，家里4口人，只有他一个壮劳力。他家2017年开始种藜蒿，2019年稳定脱贫。他说：“现在家里有4亩蔬菜大棚，种植藜蒿、黄瓜、西红柿等蔬菜，每年纯收入5万元左右。”

如今，光芒村藜蒿种植面积1000多亩，每年仅此一项实现收入20多万元，村民人均增收9000多元。全村69户贫困户中，有22户大棚直接种植藜蒿，有24户在合作社从事藜蒿等蔬菜的田间管理、采收等工作，其他贫困户在外打工。2020年69户贫困户全部脱贫。



▲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丁转成（右），养了4年鸡今年终于成功了，一家顺利脱贫。丁转成明年的愿望是继续努力养鸡、多挣钱，带父亲（左）去北京看看天安门（资料照片）。 新华社发

太阳也没法晒干，乡亲们急得团团转。”

他的5台烘干机派上了用场，接下来的20多天里，他没日没夜帮大家烘干稻谷。一些乡亲吃饭、睡觉都在他家。唐发根估算，他陆续帮村民们烘干了超过2000吨稻谷。

年底算下来，他的水稻产量今年居然超过了2500吨。

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390亿斤，连续6年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。突破重重困难，全国农民最终迎来“十七连丰”。

【面孔4】坎坷“后浪”养鸡带来命运转折

养了4年鸡的丁转成今年终于成功了。

在河南省嵩县城关镇王庄村的家里，这个29岁的小伙子这几天正忙着收鸡蛋。他行动不便，但每个步骤都十分熟练。

由于患有先天性脊柱裂，丁转成从小被多家弃养，当地农民丁金栓收养了他，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多年。丁金栓给他取名“转成”，意思是“转到这儿就算成了”。

“第一年我买了2000只鸡苗，由于缺乏经验，3个月后的最大还不足一斤。”丁转成说，“去年由于圈舍夜里冷，上千只鸡苗几乎全部冻死。”今年的5000只鸡，是他养得最好的一次。

4年时间，摸索对了路，丁转成一家顺利脱贫。

到今年底，经过8年持续努力，全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

丁转成明年的愿望是继续努力养鸡、多挣钱，带父亲去北京看看天安门。

【面孔5】“草莓研究员”立志打破国外垄断

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阮继伟今年最开心的事，是团队的4个草莓品种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证书。新品种草莓能够在夏秋季开花结果，拉长草莓上市季节。

鱼鳞纹壶把手、波浪造型的圆润壶身、立体雕刻的龙头壶盖，一把飘逸而富有气势的“鱼化龙”紫砂壶摆放在山西省乡宁县金沙紫陶工艺美术馆的展台上，观者无不啧啧称赞。

这把造型经典、象征高升昌盛的“鱼化龙”壶，出自当地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吴志文之手，从选料、晾晒、破碎、过筛、做泥、到制壶、阴干、烧制、研磨、整口，要历经30多道工序。金沙紫陶工艺美术馆副总经理王丽花说，从业并坚守40余年的吴志文，见证了乡宁县紫砂陶文化的“潮起潮落”。

乡宁县位于山西临汾西部，吕梁山脉南端，地下煤、铁、紫砂等矿产资源丰富。“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乡宁紫砂茶具曾畅销全国，出口东南亚多个国家。”乡宁县紫砂厂首任厂长王致明说。

后来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，工艺设备的陈旧、思想观念的保守，乡宁紫砂陶产业由“响铃”变成“静音”，加上当地煤炭产业的壮大，“老手艺”一度徘徊在被市场淘汰的边缘。

近年来，在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驱动下，当地依托丰富的紫砂资源和文化积淀，改变“一煤独大”之弊，推进紫砂陶产业与传统文化、乡村旅游、城市建设融合发展。

2016年起，当地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先后赴江苏宜兴、江西景德镇、广东佛山等地考察学习，寻找一条适合乡宁的紫砂陶产业转型之路。

据悉，乡宁县紫砂陶土初步探测储量超过20亿吨，且品质上乘。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制定紫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，组建政府主导的紫砂矿产资源开发公司，合理有序高效开采。

“在此基础上，通过政府引导，激发民间活力，打造以紫砂文创为主题、产业园区为平台、群众增收为目的‘北方紫砂之都’。”乡宁县副县长马平说，特别是正在兴建的乡宁紫砂陶小镇，预计可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。

记者在紫砂陶小镇建设项目现场看到，一座座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拔地而起，小镇已初具规模。据项目负责人介绍，占地2000亩、投资50亿元的紫砂陶小镇由清华大学规划设计，涵盖文化传承、创意工坊、旅游休闲、技能培训等多种业态。

在不久前结束的乡宁县首批紫砂陶培训班上，近90名学员经过3个月的培训，其中不少优秀学员已初学有成。马平表示，今后三年将培养从事紫砂陶产业熟练技术工人1000人以上。

“90后”姑娘郑艳红大学里学习环境艺术设计，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，听闻家乡开设了紫砂培训班，迅速报名参加。“学习结束后，打算先在县里的紫砂厂锻炼基本功，日后能在紫砂陶小镇上开一间自己的文创工作室。”她说。

作为培训老师的吴志文也很欣慰，他说：“老手艺在新机遇下复苏，小小的紫砂壶里也有乾坤！”

（记者王皓）
新华社太原12月24日电

这是国内第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日中性”草莓新品种，将打破该品种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。

在云南省富民县的国家高原云果产业园里，阮继伟每天都要查看草莓开花和挂果情况。8年来，阮继伟团队针对“日中性”草莓品种开展引种评价、繁育和绿色栽培研究，累计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技术达3万余亩。

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种子和耕地问题得到高度重视。会议强调要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，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。

阮继伟又斗志满满。

【面孔6】“60后”新农人：“卖最土的货，带更多的人”

上半年餐饮业遭受重创，同时也困住了餐桌上的一种“味道”——花椒。在重庆市江津区画眉湾家庭农场，7000棵花椒树果实一度销售无门。

“再难都挺过去了。”农场负责人、52岁的“60后”新农人周鸿说，通过“电商平台+网络直播”，农场形成了线上线下销售“双通道”。

5年来，周鸿通过微信朋友圈、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农副产品，卖出鸡蛋超过1000万个，覆盖全国30多个省份。

“卖那么多货，全部自己养、自己种肯定是不现实的，所以我就让整个村的人帮着养、帮着种。”周鸿说，已经有100多户农户加入了农场。

新的一年，周鸿希望能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。他要“卖最土的货，带更多的人”。

目前，越来越多的“新农人”为乡村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，发展新业态，带动一个个传统村落走向现代化种植，走向乡村振兴。（参与采写：周楠、杨静、王建、唐铁富）
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

小小紫砂壶，如何推动煤城转型？



▲郑艳红和同班学员练习制作紫砂壶。 新华社记者王皓摄

本报记者李雄鹰

“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，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”。这是昔日广东省不得不面临的尴尬处境。曾几何时，这个经济最发达省份里有的农村富裕程度还赶不上中西部。

然而，就这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广东的贫困村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贫困村生产、生活、生态正发生深刻重塑，贫困人口收入稳定增长，产业基础逐渐夯实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断改善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曾经的省定贫困村正“后队变前队”，成为新农村示范村。

粤桂两省交界处的广东云浮罗定市加益镇合江村，如今已是美丽乡村的示范村。而在四年前，合江村还是另一番景象。“这简直不像是广东的村。全村基本都是泥巴路，只要一下雨，自然村的路就全是泥水，车也开不进。”谈起刚进村时的情景，广东省公安厅派驻在合江村的第一书记黄文记记忆犹新，村里70余栋危房，有的房子厨房连墙都没有，雨水直接打在灶台上，还有的贫困户没钱安装门窗，狂风暴雨直接灌进屋内……

要想富先修路，只有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，贫困地区的发展才有保障。现在，合江村进村的泥土路已完全变了样，村里的道路、桥梁修得基本都修了，就连24个自然村也基本都通了水泥路，河边还建了碧道。

合江村的变化，是广东2277个省定贫困村发展的缩影。如今，广东的贫困村，200人以上的自然村路面硬化全面完成。这背后，是广东对贫困地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强力支持。

“广东创新将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，近几年仅省级财政给每个省定贫困村的投入就是1500万元，累计对贫困村的投入超过300亿元。”广东省委办、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说，真金白银的投入体现了广东的决心，而这些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、乡村产业发展等工作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。

产业兴了，百姓也就富了。广东各地厚植现有优势，因地制宜，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。

临近岁末，又到贡柑收获季。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灵溪村的贫困户高荣常，又有了心事。“以前，每到贡柑收获季，要么担心价格太低，要么卖不出去，直接烂在地里。今年，却是果子不够卖，市场销售太好了。”高荣常说。

地处粤北山区的灵溪村有500多户村民，其中包括5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。种植贡柑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，也是其中20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希望。

往年，销路一直是悬在村民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去年以来，情况明显变了。在该村第一书记唐元贵的谋划下，村里将贡柑作为重点产业，积极打造品牌，建设多样化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。在全村种植面积扩大，产量增加的情况下，今年的贡柑基本已售光，价格还卖的不低。

广东已初步构建“一村一品”发展格局，坚持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相结合，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扶贫产业，基本实现“一村一基地、户户有增收项目”的目标。

村子美了，交通便利了，产业兴了。一些乡村在此基础上，打起了红色旅游、民宿体验、水果采摘、非遗传统等农旅融合牌，发展乡村旅游，不少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“网红村”。

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狮峰村是有名的“网红村”。它以非遗传承项目为核心，打造乡村文化盛宴。每逢周末，到狮峰村休闲的游客络绎不绝。“村里现在人气足呀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游玩。”一位驻村干部说，村里旧貌换新颜，不仅环境好了，心境也好了。

狮峰村的美景与网红之名并非“天生”。就在几年前，该村给人的感觉还是“脏乱差贫”，村里充满了破旧危房、废猪牛栏、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。随着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，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12月19日晚，第二届“广东十大美丽乡村”名单出炉，潮州市狮峰村连同清远市连樟村、揭阳市山湖村等多个贫困村上榜。经过这几年努力和探索，广东贫困村环境整治全面完成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完善，产业发展进步明显，全部达到脱贫标准，村容村貌全面提升。

建设美丽乡村，须久久为功。接下来，广东将推动农村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生态美丽宜居迈进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，确保每个村庄不是“一时美”，而是“持久美”。此外，推动美丽乡村从“外在美”向“内在美”提升，实现村容村貌“外在美”和文明乡风“内在美”并存。